

新加坡共和國

華文

文學選集

《詩歌》柏楊主編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新加坡共和國華文學選集
詩歌篇

時報書系 371

主編 柏楊

顧問 鍾文苓 莫理光 高上秦

執行編輯 張道昉

編輯委員 方修 林鐘 蔡欣 葛凡 周望樺

田流 連奇 梁三白 風沙雁

杜南發 柯元馨 周安托 李瑞騰

應鳳凰

校對 夏麗月

寫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一日

發行人 馮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話 三〇六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

印刷 文羣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萬大路七一巷二四號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一四號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定價新台幣三〇〇元

總序

柏揚

新加坡共和國，是一個使人充滿敬意和嚮往的國度。她的面積雖然很小，但她是一顆光芒四射的鑽石。在世界萬邦中，找不到任何一個國度，跟中國的緣份，比新加坡共和國更為密切，原因很簡單，血濃於水。從前，日本軍閥每當拋出繩索網綁中國人時，就喊出口號：「中日同文同種」，用來欺騙中國人的純潔感情，使中國人心甘情願的向披着羊皮的狼，伸出脖子。而真正跟中國有骨肉之親的，卻是遠在麻六甲海峽南端的一個寶島。中華人——我們也可以參考邱吉爾先生的提示：華語民族，已在世界上建立了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新加坡共和國，我們認為，中國跟新加坡的關係，正如英國跟美國的關係。中國是英國，新加坡是美利堅。兩國人民，一母同胞，如足如手。

華語民族的文學作品，本渾然一體。移民新加坡初期的中華人，從十九世紀初葉到二十世紀初葉，百餘年之久，新加坡華文文學，跟中國華文文學，密不可分，像藤葛一樣，依附在故鄉故土。絕大多數作家的作品，都以中國為背景。因而也直接而銳敏的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

包括文言文被廢棄改用白話，包括五四運動新思潮的衝擊。這一段漫長的時間，一般人稱之為殖民地文學，或僑民文學。我們似乎應該稱之為移民文學，是任何一個新開發地區，必然經過的過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分水嶺，新加坡、馬來亞（新馬）兩個英國殖民地的華語作家，跟中國國內對日抗戰，民族意識覺醒的形勢結合，興起強烈的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的戰鬥意識。而在戰後，新加坡繼馬來西亞聯邦之後，建立共和國。政治上的獨立，中華人由僑居而定居，由移民而成爲新興國度的原始居民，文學上也跟着進入一個嶄新天地，開始跳出移民時代中國文學的羈絆，在新土壤、新國土上、生根、發芽、成長。這跟美國獨立後，文學的發展軌跡，幾乎並無二致。

一九八一年春，我前往新加坡訪問時，發現華文文學在這個新興的鑽石國度，不但正在成長，而且已經茁壯，感到由衷的敬佩和震動，同時慚愧，慚愧我們在中國的中華人，對於骨肉手足這麼高的文化成就，竟然陌生。直到目前的現象是，中新兩國的文化交流，仍是單行道。中國作品和作家，在新加坡共和國，幾乎家喻戶曉。而對新加坡共和國的作品和作家，中國讀者卻十分茫然。這是不公平的，他們接納我們太多的心血結晶，卻吝於賜給我們一星點成果，責任不在他們，而在我們的無知，以致對他們特有的豐富寶藏，不能分享。這是一個嚴肅的課題，耿耿於心。

感謝新加坡南洋商報，和臺北時報文化公司，他們的高瞻遠矚，和對華語民族的熱情跟責

任感，促使我們有榮幸編輯這部「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這是一項史無前例的突破，在兩國作家組成的混合編輯委員共同努力下，使新加坡高深造詣的華文作品，在中國展示，並普及全球華語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再感謝鍾文苓、莫理光、高上秦三位先生，整個編輯工作，都在他們的指導之下。感謝張道防先生，他任勞任怨的細心收集稿件，沒有他，我們什麼都做不成。感謝李瑞騰、周安托二位先生，他們在拜讀各稿後，為各冊寫下導言。感謝柯元馨女士，她用最大的魄力承擔出版。感謝方修先生、林臻先生、蔡欣先生、葛凡先生、周望樺先生、田流先生、連奇先生、梁三白先生、風沙雁先生、杜南發先生、應鳳凰女士，分出寶貴的時間，只為了這是我們共同的想法。

更感謝准許我們把他的稿件，收入這部選集的新加坡共和國各位傑出的作家，因為你的慷慨，使整個華語民族都有欣賞你們作品的機會。

最後，我們向新加坡共和國和全體國民致敬，請接納我們這份獻禮。

導言

一

作品被收錄在本輯中的新加坡共和國詩人，除了王潤華與淡瑩，由於他們曾活躍在中國臺灣詩壇一段時日，對中國作者來說，並不算陌生外，其餘諸家，大部份都是初識。一種陌生感使得我們下筆之前，感到非常惶恐，好在先前已閱讀過本選集中的史料部份，對於新加坡共和國華文詩歌，已從下列諸文中，得到一些基本認識：

- 周祭：新馬華文文學大系「詩集」導論。
- 周祭：我國當前詩歌的一般檢討。
- 杜南發：一九七七年的新加坡詩壇。

· 王潤華：從幾本詩選看新加坡詩壇的新方向。

在縱的歷史之探索上，這些文章連同其他與詩有關的多篇，提供了不少可資串連成線的實際資料。於此，我們不可能析論並敘述新加坡共和國華文詩歌的流變，因為那樣的工作，必需普遍而且徹底認識該國的政治與社會之變遷。但我們不能，畢竟我們對新加坡共和國的瞭解，實在有限。

我們必須承認，「新華」詩歌已發展出一個異於在中國臺灣所形成的現代中國詩的傳統，雖然它們同樣都以華文作為表現媒介，但由於兩國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形態不同，在詩題旨之呈現上，自然有其不同的精神。不過，有一點不可忽視的是，它們的源頭都是胡適等五四階段人物所嘗試的新詩，經過二、三〇年代無數詩人的努力，新詩成了中國詩的主流，而且勇敢地擔負起反映或批判時代、社會的任務。因為一次巨大的政治變局，落在在臺灣的大陸詩人，和掙脫日帝枷鎖的臺灣省詩人，經過三十年的實驗、檢證，互相激盪，殊途而同歸的，走向一個廣大的空間。而新加坡共和國的詩人們却更早的在蕉風椰雨中，吟唱苦懷鄉曲，吐露僑居南國的辛酸苦楚。詩的種籽既已播下，隨著時間的往前遞移，對於新建立的家園所在的空間，逐漸萌生情愫，於是詩的種籽發芽了、茁長了。從馬來西亞聯邦的一員，而求得獨立自主之後，更是完成了屬於「新華文學」中的一類，有了獨立自主的生命形態。

二

「詩言志」「在心為志，發音為詩」的傳統詩觀，說明了詩之為物乃是心志的外射。詩人的內在宇宙（心

(志)包含感情與理性兩種元素，當它們外射，目標便是外在的時間和空間。這內外之間的往來，並非單向進行的，情、理之生，往往不是單純內發的，而很大的可能便是來自對於時空的感知，由外而內之後，經過衝擊、滲透、過濾，然後再外現出去，外現的過程和方式，便是詩之表現的過程和方式。

所以詩之完成，無論如何是與時空脫離不了關係。時空有特殊性的，有普遍性的，前者是屬於個體的，後者是屬於集體的，特殊可集成普遍，而個體可滙聚成爲集體。

用這樣的基本理解，去考察新華的詩歌，可以清楚掌握「新華」詩歌的特質：

第一，新加坡共和國的華人，在血緣上是中國的，他們是易地生根的一羣，中國是他們的母土，華文是他們的母語。

第二，隨著遷移時日的長久，「異地」成爲她們的家鄉；隨著政治結構的轉變，這個「家鄉」成了他們的「國家」。

第三，新生的一代由於土生土長，在心理上離開他們先輩的「母土」，愈來愈遠，相對的，對自己所生長的土地的認同感，逐漸加強，這是一種必然的演變趨勢。

這樣的空間，這樣的歷史背景，所發展出來的詩歌，必然會有數次的轉變。我們大體可以將它劃分爲三個流變階段：五四時代至戰前（一九一九—一九四二）是孕育期，戰後至獨立前（一九四五—一九六五）是開展期，獨立以後（一九六五—）是興盛期。

在第一個階段裏，新加坡共和國的華文詩人，是以中國海外子民的立場在寫中國的詩，懷鄉、懷舊是普遍的主題。照理說，這樣的詩是不能進入「新華」詩歌的歷史的，但草創之功不可沒，「新華」的文學史家不敢忘本，所以把它們納入了歷史的運行軌道，以做爲發展的起點。

第二階段的「新華」詩歌，由於對日戰爭的刺激而產生質變，普遍傾向於表現本土的現實。此其間，早先有懷舊與寫實的相互激盪，其後則有現代主義與寫實精神的碰撞，就此而言，新華詩歌和中國現代詩的發展，頗有相近之處。

激盪與碰撞的結果是一個新傳統的誕生，從六〇年代的中期以後，新起的一代廣泛地吸收世界各地的詩之表現手法，而不再以中國三〇、四〇年代的詩為唯一的學習指標。

三

傳統是過去性的多因集合，在內在精神上，它有絕對的自由；在外在形式上，它的形成是自然的蛻變，「新華」詩歌毫無疑問的，亦遵循這個基本原理。

在上面概括的說明中，我們已大略論述了「新華」詩歌的傳統之成因。於此，我們將更進一步的指出，在新加坡共和國這個特定的空間裏，詩歌由舊而新的漸變過程中，就整體而觀，所呈現出來的幾種明顯而且重要的主題：對於母親與土地的熱愛，安定與和平之追尋，對於苦難生靈的悲憫。

事實上，在包含這麼多詩人，這麼多作品的一個選集之中，可能出現的主題命意，非常之多，要將它們系統化、條理化，是有實際技術上的困難，但是為了討論上的方便，我們的區分縱使武斷、不周延，應是可以理解的。

· 對於母親與土地的熱愛 ·

對於母親與土地的熱愛，是人類普遍而且共通的情感，自從人類能夠以文字表情達意以來，我們就大量的閱讀到以文學形式表現這類情感的作品，它不斷地出現在各類文學作品中，成爲文學最重要的母題之一。

母親是個體生命之所由生，詩經中「母氏劬勞」的意念，是人類共同的認定，也正是她的崇高之處。在杜紅的詩中，透過那雙滿是厚繭、粗糙的「手」的幾個動作，就具體而完整的呈現了母親的偉大；牧犛奴的「家書」，是異地子女對於家鄉「白髮似浪」的老母，發自內心的一種呼喚，反覆致意，無非是懷念與祝福；莫邪筆下那個「名字叫母親」的「彼岸的婦人」……

你的手掌暖洋洋

足以充實而且豐滿

一家融融的愛

另外一個個體生命之所由生是「大地」，這個相近於母親意象的客觀存在，可以縮小，也可以放大，全由個人的主觀情感去認定。大體說來是有所指限的，一個城、一個鄉，或者是更廣大的一個空間——國家。生於其中，長於其中，自然而然的會對那裏的大地產生感情，把它當做母親一樣的愛著，而形成了所謂的「母親土地」，杜紅的「我不能離開妳，我的母親土地」就是最好的明證，那裏曾經是祖先的樂園，是祖先的墓地，難以割捨的牽繫，只因著血緣的系統而存在著，如若它有難，毫無條件的要去「保護」。這種反哺意識是自然

表現，充分顯露土地之子對於母親之愛。

這個「母親土地」對於新華詩人來說，最大的一個空間，當然就是新加坡本土，「我要投入本土的懷抱」（李汝琳「山丘的呼號」），就成了新華詩人的共識，當炮彈與鮮血出現在這塊土地上，可以想見他們內心的悲憤（高寧「長堤」），而實際上，鮮血是曾經流過新加坡，以故悲憤的呼號，頻頻從新華詩歌中淒厲地傳出，范北羚的「旗號」、苗芒的「哭訴」、賀蘭寧的「衛國者」等等皆是。

對於這個新興的國家，居當地大多數的華人，的確奉獻了他們最大的心力，雖然那只是「小小的面積」，可是對零點零這位詩人來說，小小面積的新加坡，就是崇高偉大的「母親」：

「若妳為樹／母親／容我們以一片葉子／自傲」

「若妳什麼也不是／母親／若妳什麼也不是啊／我們仍願為妳／小小小小的細胞」

然而是否它就是一座「萬寶山」（原句「我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呢？是否它就是絕對的完美呢？當然不是。它有過苦難，有過辛酸，李擒白的「柴船頭——我生長的地方」，就傳達了這個訊息。另外，在英培安的筆下，做為新加坡之象徵的「河」，貧瘠、憂鬱、沉睡著：

河啊，沉睡的大河

我知道這城市

像毒蛇一樣咬噬著你的靈魂

污染著你

窒息著你

禁錮著你

喉底的

憤與

恨

但詩人仍然在河水的「淒淒的嗷泣」「悠悠的／哀傷」聲中期待著、呼喚著它的甦醒，「快快用你翻身的巨浪／沖開我們頸上的枷鎖」，那源自體內的愛之赤忱，令人感動。

· 安定與和平之追尋 ·

這股熱愛可以生發力量，一種追尋安定與和平之力量。這羣易地生根的中華兒女，忍耐、刻苦的奮鬥，建立了他們的家園，和傳統的中國人一樣，他們希望安定、和平、尋求光明。

曾經有過種族衝突，但他們努力地平息了紛爭，可是不幸的是，外來的力量入侵到他們所生活的土地了，在吳垠的祖父的回憶中，我們看到了鮮血染成的歷史：軍靴、武士刀、刺刀和子彈、混亂和轟炸、呻吟和悲慟、堆積如山的屍體……。鮮血染成的歷史，是「負了三十年債也償不完的血債」。

這一次的劫難，是日本侵略者瘋狂的行動所造成的。

對於侵略者和暴動者的控訴、抗議，是必需繼之以反侵略、反壓迫的實際行動的，唯有奮勇保鄉衛土，才能求得和平。於是「衛國者」出現了，他們「唱著衛國的歌」，「縱死亡來了也要為國震烈灰雪」（賀蘭寧

「旗」，他們有「自衛死戰的意志」，「願把鮮血支付戰地」，只爲了希望「將幸福疊在下代的眼前」（同上「衛國者」）。只因有這樣的心願和意志，所以當「和平的鐘聲」（高寧的詩）響了，喜悅地叫醒白髮的母親，告訴她：

娘呀

起來聽聽

那和平的鐘聲吧

哥哥就要從戰場

隨著那鐘聲

歸來了……

和平即將來臨的喜悅，顯然是所有備受侵略者壓迫、蹂躪的人們，共同的情緒，反侵略、反壓迫是他們共同的意願，表現在詩中，就成了「和平與安定之追尋」這個主要的題旨。

• 對於苦難生靈的悲憫 •

新華詩人普遍地對於社會上受苦難的悲微小角色，加以關注，這可以說是本選集最顯著的特色，丁家瑞的「荒村」，杜紅的「苦力」，高寧的「一粒也別讓它失落」，鍾祺的「老農與瘠土」，范北羚的「補鞋者」，蔡欣的「流浪者」，牧羚奴的「啞子」，謝清的「瘋子」和「多皺紋的塑像」，文愷的「小丑」，零點零的

「補鞋匠」和「瘋人院」等等，幾至於令人不忍卒睹，這些散佈在社會各角落的人們，彷彿是被命定的無可奈何的生活著，但他們同樣是人，是人便有人尊嚴，詩人筆尖所流露出來的悲憫情懷，是基於一種愛心，永恆的人類之愛。

然則，卑屈也許只是外表形象，謝清在街頭所見的蹲著的老婦人，一面搖鈴販賣，一面著模進食，眼中並透露出的，却是「堅強如石，傲然如山」的生之意志（多皺紋的塑像）；文體山所描述的「小丑」：「自尊臥在地上／仍再掙扎」，這「掙扎」含有太多的悲劇意味，給我們一種龐大的壓迫感。

一旦「悲憫苦難生靈」成了詩歌表現的普遍主題，一方面表示詩人關懷社會現實，一方面也顯示出現象界中必然存在著太多的病態。因為太多的人需要同情，但是那些人並非甘願悲微，而是不得不如此的無奈，實在值得當政者和所有關心民生的人，仔細去觀察並且深思。

四

做為一個詩人，或者其他文類的創作者，作品中所表現的主題意識，是來自他的思想模式，以及對於現實的照映。但是詩之所以為詩，自有其所應需求的基本條件——詩的藝術性。換句話說，好詩或者壞詩的判準並不完全取決於詩人是否有崇高的現實理想或藝術情操，還必需照顧到詩之表現的形式和手法。

我們反覆再三的閱讀這本選集的所有影印稿，發現為數不少的作品，詩人的熱情宣洩在文字表層，喃喃囁語或是高聲吶喊。如果詩人太急於突出題目，甚至於直接用說明性語句去表現，勢必會減低詩這個文類所

應有的暗示性或象徵性效果。譬如在五〇年代，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詩段：「在人生的旅途／從此，我們駢肩作戰／失望時／感謝你鼓勵／迷惘時／感謝你指引／……」；在七〇年代，我們也可以讀到：「那是淚／不是水／水沒有這麼濃／而它填滿了辛酸和憤恨！」類似這樣的詩，明朗有餘，但詩質稀薄，讀來沒有回味的餘地。詩要淺近易懂，並不是靠「露骨」就能奏效的。我想，主要還在於詩人的思路清晰，不設迷陣，準確使用意象，集中表現主題，是不難滿足這種需求的。

總的說，在這本前後包含約四十年的斷代詩選中，優秀的詩人不少，像出現在四〇、五〇年代而今仍然活躍的杜紅，六〇年代的牧羚奴、英培安、文晷，以及年輕的杜南發、吳垠、莫那、周望樺等，皆能自成風格。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新起的一羣年輕詩人們，由於有前輩的智慧與努力所累積的經驗做為基礎，又能廣泛的接受四面八方而來的詩之知識，故能穩健而且充滿朝氣的踏著步子，他們走過的痕跡，將在新華詩歌的發展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

目錄

總序——柏楊

導言——李瑞騰

米軍

跳「瓏鈴」——
印度老人 3

丁家瑞

荒村 4
力量 6

劉思

猛虎辭 9
洗影 11
見荔 12
遠寄 13
登樓望海篇 14
為高中畢業班同學題辭 16

柳北岸

故居的告別 17
不忍湖 19
看楓 20
熱海城的刀 21
櫻花 23
破鞋 25
重逢章湘情 27

垂釣的人 29
有樂橋 30

絮絮

白髮 31
生之禮讚 32

威北華

十月感想 34
沈默 35

李汝琳

椰樹 36
荒 38
爛泥河 40
山丘的呼號 41

周祭

胚珠的夢 43
清明·四月 45
蝴蝶夢 46
星星與我 48
暗香 49
元宵 50

你的青春 52
我們現在就游泳去 53
蟬聲 55

杜紅

苦力 57
我不能離開你，我的母親土地！ 59
畫 61
我要歌頌，我們的手！ 62
一雙鞋子 64
手 68

常夫

窗外 70
十五年 72

堅石

我 74
我不唱 77

高寧

長堤 79
和平的鐘聲 83

鍾祺

生活 88
窗 89
除夕寄 90

靜 91
酒徒 92
老農和瘠土 93

小憩 94
窗 95

范北羚

過冷金村 96
補鞋者 97
旗號 98

陳龍玉

小路 100
光明之歌 102

黃應良

時間的河流（選六首） 104
花蝶 106
我的思想 107
小媽媽 108

莎笳

椰笛 109
泡泡兒 110
摸索 111
歌 112

泡蒂